

西莊始存稿

西莊始存稿卷十八

長短句 謝橋集

滿江紅 句曲道中

襖被匆匆又匹馬西風亭驛看天涯疎柳參差巷
陌茅店雞聲衝霧去郎當鈴鐸何曾息漸鞭梢遙
指亂山青行將夕牛背穩空林笛古寺遠斜陽
隔歎年光荏苒軟塵拋擲疊玉峰頭黃葉舞龍潭
江岸蘆花白縱羈愁萬緒有誰憐孤行客

傷春怨 柳

細柳無情緒空自漫天飛絮縷縷復絲絲愁殺章

臺春暮 種向分攜處好繫郎船住繫不住郎船
更遮斷相思路

臨江仙

題同里范大秀才深柳書堂圖

懶向軟塵投汗腳生涯竹屋秧田溟濛金穗綠于
煙棟花風過了飛絮硯池邊 小白薦紅都不戀
殢人嫩碧堪憐樹椿縛箇橈頭船興來垂釣去無
事亦高眠

滿江紅

題顧明府歸田圖

杜宇聲聲苦催喚羈人理棹算只爲折腰五斗去
之宜早十畝空園翠篠滿一池活水游魚繞問風

流仙令意如何歸來好
蔣詡徑重開了香山社
誰言老召高陽徒侶千鍾盡倒點點金飄蕙蔣晚
層層浪起孤松杪更冰絃斜撥兩三行舒懷抱

小桃紅

碧玉深杯滿睡鴨熏爐煖蘭燭花殘雲屏寒重羅
幃夢遠但低垂一幅水精簾把相思遮斷沈約
帶圍緩潘岳鬢毛短連理瓊枝雙飛綵鳳同功蠶
繭便秋河風浪隔經年這寸心難限

荷葉杯

研就香羅一尺濃墨私印恁難分箇儂小字訝初

聞真麼真真麼真

南樓令

邵西樵家在雲間有林壑之美頃與予同客吳門出示游稿數十篇

爲題一闕

旅迹共飄零秋光似畫屏撥開愁且醉休醒醒後
新詩題徧了煙雨寺短長亭 泖水動遙汀鄉園
空自局擬移家同對山青笠澤叢書還細讀糖蟹
法種魚經

賣花聲

題錫山安蒼涵處士撰歷朝閨怨詩

小字爛銀鉤麗句誰收玉臺閑處鬼毫抽寫盡人
間腸斷語付與東流 旅館釀新愁被冷香篝把

來吟遍五更秋觸撥當年良夜夢猛挂心頭

念奴嬌芭蕉

曲廊虛檻最愛他濃蔭徧遮晴日分得新苞移一

簇綠扇早抽檐隙幾寸芳心絨愁貯恨苦被東風

坼牕紗斜拂遞來春事消息試看夕露凝餘曉

風搖處葉葉浮空碧卻笑輞川圖畫裏映帶雪天

寒色支子肥時薔薇紅後暗水連房積明朝驗取

花梢蝙蝠微黑昌黎詩芭蕉葉大支子肥韓偓詩

芭中積水如蜜北戶綠紅蝙蝠翼脈微黑多伏紅蕉花間

惜紅衣雁來紅草

砌畔池邊嫌秋太淺試栽一剪青女多情新霜染
纔滿紅輕絳斂看葉葉錦江初浣吟伴恰聽賓鴻
叫西風庭院斜欹蓼岸遙襯楓林魚天曉霞散
葦花飛雪相映任吹捲還怕沙寒月苦不耐露欺
煙泣倩崔徐描取添入暗蟲淒斷

天仙子

鏡掩屏山香結霧曉風無力吹殘絮杏梁舊燕又
銜泥相對語人無緒簾外輕寒細細雨

江城子

嬌寒癡暖宿妝慵雨濛濛夢匆匆小奩瑤鑑欹枕

玉玲瓏門掩那知春欲去新綠草舊東風

望江南

落花

香徑杳滿地惜芳菲燕語鶯啼留不住風吹雨洗
送將歸紅瘦綠偏肥

采桑子

瓜步
夜宿

渡江倦旅初程夜雁渚蘆汀月色江聲愁欲來時
酒漸醒曉霜雞喚驚殘夢哀柝寒城畫角離亭
併入鄉心制淚聽

滿江紅

歸自邗上
戲示家人

拂拭衣塵喜室裏孟光無恙話羈離半載悲歡千

狀滿鏡愁眉重畫取迎門一笑憐疎放檢詩囊卷
卷說相思從頭唱紅槿樹添籬障竹葉盞傾家
釀算野人生計底須惆悵儂作眾師攜箬笠卿爲
漁婦搖烏榜把圖書家具載扁舟隨輕浪

漁家傲

淺夢輕寒添酒病瞢騰怕問梨花信走近玉臺肩
恰並窺明鏡相憐愁對春風影愛看月華雕檻
凭丁寧薄薄衫兒冷小膽不宜耽寂靜燈將燼側
身單枕和衣等

采桑子

釵盟鏡約當年事八字眉描心字香燒開破朱唇
煖玉簫圓蟾缺處尋歸路一字鴻高丁字簾遙
禪榻茶煙盡日飄

念奴嬌

秋夜聞芭蕉雨聲

綠天秋到最不眠一夜廉纖細雨斷續羅衾殘夢
裏點點聲聲低訴半穗燈花三更寒漏滴得愁如
許西風狼籍冷蛩繞砌交語似此策策淒淒瀟
瀟撼撼總是添酸楚葉上心頭多少事隔箇牕兒
無據翻愛炎天新荷驟打未惹閒情緒禪心纔悟
是身曾說如樹

玉照新志無名氏詞牕外芭蕉牕裏人分葉上心頭滴維摩詰經是

身如芭蕉樹
而不堅固

一剪梅

春暮廣
陵旅館

犀角流蘇漾玉鉤
十二湘簾十二朱樓
江南花信未全休
廿四橋連廿四風柔
殘醉輕寒特地愁
塵冷書籤香冷衣篝
離情似水斷還流
雨到檐前夢到心頭

搗練子

催嫩雨
餞殘紅
人背雲屏
昨夢空蝶老
鶯稀春不管
杜鵑無力訴東風

漁家傲

南浦潮痕烟草接淚滴長亭都把香塵濕翠柳千
絲舟一葉離情渾似山重疊月地雲階春夢怯
花外東風驚散雙飛蝶梁燕歸來愁語咽畫羅減
盡湘裙褶

眼兒媚

畫廊絲雨濕青莎簾影漾微波錢庭院唾絨牕
戶纔近清和午風團扇消香夢評泊意如何叢
殘薄鬢彎環淺黛嬌困偏多

摸魚子

丁卯春暮同家人歸自吳門經沙
湖口泊舟登岸開眺移時頗極村

野之趣回舟即
事遂填此解

溯婁江蘭橈並載麴塵飛滿香絮翠羅衫薄東風
軟攜手淺莎徐步芳草渡指斷淑平沙約約春潮
去輕陰閣雨看麥浪吹寒秧針似繡乳燕掠波語
探幽徧殘碣孤墳方礎靈祠叢社村鼓憑澆一
盞梨花酒小立斜陽催暮尋歸路又幾點疎星眉
月生南浦篷牕細訴算筆架書籤粉奩鏡檻覓箇
結廬處

減字木蘭花

旅次
漫感

征程纔發車又遙遙泥滑滑雨雪飄蕭黃葉西風
紅板橋客途倦矣瘦馬亂山巖磴裏醉帽吟鞭

鞍背船脣已十年

如夢令

歸自金陵
途中作

茸帽油衫塵浣一輛柴車重雇望裏短長亭點點
晚鴉無數無數無數秋雨秋風歸暮

百字令

殘缸無燄對匣中劒冷杯中酒熱多少壯懷消未
盡一擊唾壺都裂白日悠悠紅塵滾滾隙影真飄
瞥懷中名刺捫來今已磨滅空自萬里辭家千
金結客意氣輕離別磨鏡吹簫長混迹屠狗悲歌
愁絕射虎山南飛鷹塞北渴飲黃獐血眼中餘子

一時誰是英傑

減字木蘭花

燕山旅
店寄內

鞭絲帽影古道荒烟殘月冷爲問寒牕開到江梅
幾樹香 魚箋信斷淚粉慵添愁黛淺解憶長安
兒女燈前定愴然

洞仙歌

京邸
有憶

匆匆上計春病纔慵起琴薦書囊爲料理記剪刀
深夜補就寒衣憐消瘦蟬鬢鬅愁裏 尋思恁
草草一霎燈前解纜春江便千里鞭馬上長隄獨
宿郵亭翠衾單淒涼孤倚看燕臺裂帛漸流漸想

彈淚東風故園花底

錦堂春

春夜
風雨

杏粉纔烘繡館梨雲淺
羃紅樓韶光禁得風和雨
斷送似殘秋
好夢滴迴枕畔離情吹上眉頭
檐花落盡燈成暈
一夜替春愁

虞美人

舟中夜
雨有憶

羅帷當日梧桐雨
擁被同聽處
髮香酒醒夜如年
點點聲聲吹到枕函邊
祇今獨宿空江岸
淺水蘆花畔
瀟瀟幾陣打孤篷
夢短燈昏天外叫征鴻

法曲獻仙音

上海黃芳亭孝廉寄
秋牕聽雨圖索題

露脚斜飛葦條輕颭又是西風岑寂幾陣廉纖千
絲霑灑凭欄最愁吟客剪短燭任梧竹櫛櫟夜頻
滴 申江側想茅齋恰臨新漲湘簾捲檐花亂飄
簾隙何日挂帆來話聯牀同把箋劈此際空階伴
衰荷獨對瀟湘算天涯清夢長傍水雲相憶

浣溪沙

江上題壁

寒潮東去人西上之字帆飛八字山歌苦竹黃陵
望九疑 暮煙千里將愁遠亞字城低巴字江迷
峽轉清猿不住啼

憶秦娥

題姜夫人十
霜山水畫卷

清秋色墨花皴染寒煙碧寒煙碧秦餘山下越來
溪側謝家風絮飄香陌玉臺妙筆無人識無人
識彩鸞情性道昇標格

雙雙燕

題張憶
簪花圖

小脣秀靨訝壓衆風流趁時梳裹冰蕤露萼依約
鬢邊花朵當日平康占斷按金縷瑤笙吹和羸他
妙手調鉛染出翠顰輕鎖低鞦娉婷婀娜自化
綵雲歸粉香摧挫釵鸞箏雁都逐亂紅飛墮空剩
霜紈塵浣有多少留題傳播淚濕青衫一種傷心
似我

轆轤金井

寄題家琴德
三柳村莊

露簾煙檻傍南村自結矮香茅屋簇簇菰蒲罩幾
叢寒綠風流舊躅應直繼玉山金粟海內文章江
干車馬歛門相續橫雲數峰秀矗看秋嵐潑翠
影落溪曲岸幘匡牀檢奇書恣讀漁樵路熟待過
訪挂帆半幅笑向西牕燈明酒醖醉鄉同宿

望江南

蘇臺畔一葉墮階墀孤館夢迷金屈戌高樓愁動
玉參差風月苦相思尋往事鏡卜與釵期嫩綠
池塘攜手處闌紅亭榭按歌時腸斷有誰知

瑣牕寒

井詩

風颭疎簾煙浮斷砌一泓凝碧波瀾不起昨夜露
桃纔坼凍銀牀徐牽素絲轆轤低轉輕冰滴記夢
迴綃帳寒漿汲到粉香都拭開憶添淒惻奈鬢
影春風便成陳迹銅餅失水落葉暗飛檐隙冷雙
桐照影誰人荒涼瑤甃空似昔伴箏絃絡緯啼秋
刺苔花愁寂孟郊詩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王
昌齡詩昨夜風開露井桃李賀詩西
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墜髻半沉檀轆轤吟亞轉明
玉驚起芙蓉睡新足又長卿歸茂陵綠草垂石井
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張籍詩梧桐落葉黃金
井樂府華陰山頭百丈井可憐女子能照影李商
隱詩露索秦宮井風絃漢殿
第李白詩絡緯秋啼金井欄

綺羅香

詠欄杆

略約塘邊罌恩樓上曲折排成卅字十二遙連紅
照一渠春水帶明月涼影輕移傍高柳殘絲曾繫
想當初翠袖凭時玉人垂手擁雲髻天涯此際

別久回首屏山六扇離思難理江館風湍花藥半
荒殘砌空拍檻舊夢誰尋漫當牕亂愁無際待何

年虛幌閑庭捲簾還共倚

溫庭筠詩正是玉人腸斷處一渠春水赤欄橋

崔櫓詩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杆徐凝詩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西洲曲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少陵詩常恐沙崩損藥欄也从江檻落風湍

滿庭芳

壽李碩夫高士

騷雅總持江湖耆舊緇塵不上衣裾少微星炯標
格顧兼厨愛蠟尋山短屐門生好笑舁藍輿蒲輪
到高眠未起松桂護精廬 閑中新著富桐君藥
錄都尉農書伴鴻妻霸子赤腳長鬚七十而今轉
健朱顏在鶴髮蕭疎風流甚遺民高士今日有誰
如

臺城路

家穀原比部曩在秣陵嘗夜泛秦淮送客入蜀時商賈意寓河樓倚

闌吹笛遂邀作梅花三弄而別命
畫師作青溪邀笛圖爲題此詞

西風長板橋頭路衰楊絮痕都捲月腳低垂波鱗
碎疊一鑑冰奩平展烏篷乍綰話劒機離程越吟

愁伴何處高樓露寒雲咽噴羌管
伊涼清夜按徽更紫牙催拍梅蕊飛徧前事如塵畫圖重省我
亦舊遊頻換冶城遙岸記聽雨層闌關茶深院回
首江南水天歸夢遠

南鄉子

觀察許君遊蜀取陸放翁細雨騎驢入劔門句繪圖索題

石棧路巉巖望裏晴峰幾點興豁眼浮雲開玉壘
郵籤萬井雙江乍解驂疎雨峭寒添驢背淩兢
好句探今古詞人流寓地能兼前是灤西後劔南

西莊始存稿卷十九

洪範後案上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

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

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

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

左傳三引說文四引皆曰商書

是箕子

自作明矣。

按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爲受命之元年。七年而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年。九年三年。

喪畢。觀兵于商。十一年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至
十三年訪于箕子而作此篇。蓋勝殷之後二年
矣。此書序史記大傳及鄭康成說也。東晉晚出
偽古文。改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則誤以訪箕子與勝
殷爲一年事。故遷就其說。傳與偽古文同出一
手。故以爲歸宗。周告武成之後皆非。是說詳書
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彛倫攸敘。

釋文隲之逸反。相息亮反。彛以之反。按如馬王說。陰音隲。孔傳

如字。騰從陟。從馬。服虔音陟。蓋
騰陟同字。蔡傳本作騰。非是。

馬曰：陰覆也。騰，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王曰：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傳曰：騰，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正義曰：傳以騰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

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
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
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
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
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
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
陰陽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與孔
異

按陰與陰陽與陟古字同用故馬以陰爲覆陽
爲升天覆下民民生長其間生長有升舉之義

馬說是也。

爾雅亦注漢書與馬同此漢人詁訓也

謂升騰說文陟登也集韻陟或作騰則騰訓升其來尚矣王以爲深定傳以

爲默定皆非是。

宋世家以騰爲定王及傳本此然史記不盡可從也蔡傳亦作

默定解皆非是。天之於物覆而升之。即與以五常之性。

助合其居。若承天順民。常道倫理。所以次敘。則

王之責也。當以陰陽相協爲天事。彛倫攸敘爲

王事。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

文釋

鯀工本反堙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按古音五行之行亦讀若杭

傳曰。堙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正義

曰問荅皆言乃者天道之大。沉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乃。緩辭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井陘。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陘爲塞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行陳列。

皆亂。此傳本應劭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曩倫攸斁。釋文畀必二反。徐甫致反。

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按史記集解。徐廣曰。斁一作釋。其義未詳。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

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宋徽子世家。裴駰集。

解。此書以鄭氏爲主。凡鄭注。采自他書者。皆注所出。惟載于本經正義及釋文者。不注。

曰昇與歎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正義曰：昇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釋文：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史記

集解傳曰：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正義曰：嗣繼，釋詁文。

按說詳堯典。鄭引傳，僖二十三年文也。襄二十一年傳亦云：鯀而禹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釋文錫
星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

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

以次敘正義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

以爲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

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

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中候及諸緯多

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

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

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
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
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
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
之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
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
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義
當然也

按蔡傳云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
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陳師凱曰當補
五數居中一句

即洛書之數也以今考之二孔以九疇爲洛書
蔡傳從之是也以戴九履一之圖當之非也劉
歆曰虞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
曰惟十有三祀至彛倫道敘云云此武王問雒
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
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
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爲
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歆之
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

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傳
晉人假托於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而於此篇則以爲洛書蓋取歆詭也易繫辭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
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河源通天漢洛以
流坤吐地符洛水冬溫地喉也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
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
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
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鴻範五行傳曰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
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
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
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
也禹於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
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
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爲出於洛書

說與劉歆合甚明

圖者圖寫形像之謂應有奇偶之狀故爲八卦書者文字

之謂故劉歆以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馬融僞
孔傳及顧彪劉焯以爲洛書只有三十八字初
一曰等禹所加劉炫以爲洛書只有二十字敬
用等亦禹所加諸說之紛紛互異者蓋疑六十

五字太多耳觀鄭云六篇則尚不止六十五字
可知且河圖不但爲作易而設作易亦非但出
河圖河圖亦不獨伏羲時出也諸家言河圖或
云載天子之寶器或云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
野或云載列宿斗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
可見九篇之中不止八卦禮記禮運述聖王大
順之徵云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
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鄭注云龍
馬負圖而出也河圖與膏露醴泉並列可見不
過爲受命符瑞何必以爲文字之祖乎是河圖
不但爲作易而設也繫辭先言聖人則天生之
神物效天地之變化象天垂象之吉凶然後及
於圖書則圖書特其一端繫辭又言庖犧氏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伏
羲取法者甚多作易亦非但出河圖也晉宋志
及水經注云河圖黃帝時出堯舜禹湯時出
王周公時出原不止伏羲時出堯舜禹湯時出
畫惟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言伏羲法河圖畫
卦然又言堯受河圖是河圖亦不獨伏羲時出

也河圖如此洛書可知六篇之內所包者廣六
十五字特其一耳又考楊雄覈靈賦大易之始
河序龍馬洛貢龜書蓋圖書本相經緯故以二
者皆為易不分配卦疇至張衡東京賦云龍圖
授羲龜書畀如王充論衡云龍馬出而大易與神
列九疇劉勰文心雕龍云馬龍出而大易與神
龜見而洪範耀魏收魏書靈徵志真君五年衛
大將軍樂安王範等上奏云帝王之興必有受
命之符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疇皆
主劉歆之說以圖書分配卦疇矣若李鼎祚又
載安國一條云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
安國未嘗注易此疑鼎祚櫟括偽孔傳文但劉
歆之學出於安國即可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
謂安國有此說亦可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
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亡久矣桓君山曰河圖
洛書但有兆朕
而不可知見後漢劉瑜上書曰河圖授嗣正在
桓子新論

九房說者以九房疑即太乙所行之九宮然亦

揣測之詞不可據也。今之所謂圖書者，皆出於
易。其端微發於南北朝，而曼衍于宋人。朱子曰：
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
而鄭氏注云：法龜文。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
洛書也。大戴禮乃北周盧辨注。朱子雖誤以爲
鄭注，然可見以太一九宮爲洛書，其說已起於

南北朝矣。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出大戴盛德篇蓋說明堂法易說卦傳帝出乎震

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

之卦也坤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

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經亦說明堂

法皆與今洛書合蓋上帝在太微中其氣下行

四時木火土金水五德相生聖人法之立明堂

以出治明堂有五室四堂五室謂中太室東青
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四堂各有室兼中央
爲五坤二离九巽四故二九四兌七中央五震
三故七五三乾六坎一艮八故六一八凡九謂
之九宮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故乾鑿度
云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
五坎离震兌爲四正乾坤艮巽爲四維一六
四二八七三乘五皆爲十五故云皆合於十五
王者順時猶太一行然河圖之數則猶未及也
九宮也其說詳後

迨宋中葉河圖洛書兩圖並出云得於華山道
士陳搏傳种放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
諤昌諤昌傳劉牧牧以此說著爲易數鉤隱圖
而以太乙九宮數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
謂河圖之數四十有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

書之數五十有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天錫禹
者惟五行餘八疇皆禹推演而得之夫自唐以
前如劉歆如孔傳如盧辨皆以九爲洛書惟劉
瑜獨以九爲河圖劉牧似竊取劉瑜之意與劉
歆孔傳盧辨皆異矣子華子論河圖二與四抱
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
下沈五居中據三持七亦以九爲河圖子華子
唐以前從未著錄疑即劉牧一輩人所爲朱子
以爲太巧不時又有作關朗易傳者朗字子明
北魏人其
足信是也
易傳陳師道后山叢談云是阮逸僞作朱子語
類同姚小彭氏亦云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
儒之說獨無所謂關氏者至本朝阮逸始僞作
洞極經則關氏亦不足爲證矣雷思齊又謂楊
次公撰洞極經
托名于關子明
從而反之圖爲書而書爲圖蓋

取盧辨舊說蔡元定從之。定以河圖爲一六居
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合
之得五十五數有四正無四維以洛書爲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
合之得四十五數有四正又有四維朱子撰易
學啓蒙全依元定又參用劉歆經緯表裏之意
謂範可通易易可通範範之綱數四十五初一次
二三次三六次四十次五十次五十五次六十六次
一次七廿八次八三十九次四十五次合乎洛
書其子目五十五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
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十庶
徵十禍極十一合乎河圖爲說雖巧非經本旨而

蔡沈遵父師之說遂著之此傳矣夫兩漢魏晉
言圖書者未嘗實指其何狀也一變而以九宮
實洛書者盧辨也再變而並出兩圖又互易之
者陳搏劉牧也三變而復仍其舊者阮逸朱蔡
也今攷所謂河圖乃五行生成之數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

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

下文正義引易繫辭天一地二云

云虞翻注云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
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巳天七火庚地八木
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又引天數五云云虞注
云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

十也五位謂五行之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六合
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天數二十有五 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地數
三十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
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
奇五而言五十也虞氏此注皆以五行生成言
之昭八年春秋傳曰妃以五成皇侃以爲金木
水火得土而成禮記月令曰春其數八夏其數
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中央土其數五一水二
火三木四金五土水火木金得土而成故一二

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土生數五成數五五五
爲十故有地十故太元曰一六爲水二七爲火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又曰一與六共
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
五相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
故大衍之數五十而五爲虛也五五爲十而五
爲虛故伏羲衍易數止五十五即在地十中故止五十五十又虛
其一而後著可用虛者道之舍也三統歷曰道
據其一又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太初氣
之始生於酉仲太始形之始生於戌仲太素質
之始生於亥仲也一者生於子仲太極也禮運
曰夫禮始於太一繫辭曰易有太極皆是物也
蓋五十有五者五行生成之數而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京房云其一不用者天之主氣將欲以虛來實
故用四十九天之五五爲十而十爲虛故箕子
主氣謂北辰也

陳範數止于九是則河圖不可謂無當於易範
矣。然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
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地六成水
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水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
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此其數即大衍之數
要是後人從易繫辭推演成圖非易從圖出而
伏羲得此始能畫卦也。至於洪範則只有五行

一疇言生數與之合亦無成數而其餘八疇皆無取焉。乃謂此圖爲洪範所出。如此則經當云天錫禹洪範五行不可言九疇矣。此則劉牧之妄也。朱子以易範相通圖書一理故亦以河圖之自一至十爲即洪範之五行而王禕辨之云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此說甚精若其所謂洛書乃太一下行九宮法見易緯乾鑿度下篇以八卦四正四維合中央爲九宮而符陰陽十五之數鄭康成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太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

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其下行八卦始從坎宮坎數一位北則履一也自此入坤宮坤數二位西南則二爲右肩也自坤入震震數三位東則爲左三自震入巽巽數四位東南則四爲左肩所行半矣遂息於中宮旣又自巽入乾乾數六位西北則六爲右足自乾入兌兌數七位西則爲右七自兌入艮艮數八位東北則八爲左足自艮入離離數九位南則戴九也中央無卦其數五爲太一之數行旣周矣乃上升紫宮而不復反中宮故止於五數而無十數

焉朱子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主於陽以統陰也按此圖以五居中而八
數分布八方奇數居正偶數居隅四正四隅相
對皆十而縱橫四面皆十五故乾鑿度曰四正
四維皆合於十五以五乘十即大
衍之數則與五行生成圖亦相通此圖自古有
之而盧辯指爲洛書陳搏指爲河圖朱蔡復改
爲洛書以爲洛書未必然也而指爲洪範之原
本則更誣矣朱子及蔡元定謂孔安國劉歆關
洛書宋氏瀛毛氏奇齡朱氏彝尊潘氏耒等謂
劉歆但言圖書相經緯不言孰爲圖孰爲書子
明易傳僞本朱子斥爲亂道而顧取其說以証
圖書耶堯夫真得陳搏之傳者然皇極經世書
數萬言絕不及圖書惟觀物外篇一條言之亦
泛論方圓未嘗直指九十故魏了翁云邵子不
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
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

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是則所稱劉、關、邵三說，皆無足據。其明言九爲洛書者，獨僞孔傳。而孔傳未嘗明著洛書形象，亦不知其九數果何所指。兩圖之出，實自陳搏、劉牧而反。謂牧更易之，然則朱蔡之前，如朱震、張浚、沈括、房審權、王湜、李簡諸人，何悉以九爲圖，十爲書乎？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觀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子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子之學也。其謂十圖、九書者，初於元定，元定父子尊尚洪範，自作一書，以九九積數，有卦有辭，復著洪範皇極內、外篇，欲以九準易，故以九爲洛書。然朱子報郭冲晦書云：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位，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一矣，猶主九圖、十書，後與元定再三往復，爲其所勦改，而從之。然作洛蒙猶詳述其初說，而曰：安見圖不可爲書？書不可爲圖，則朱子固未嘗以元定

說爲定矣。諸家之說如此。以愚考之。謂朱蔡之
學異於陳搏所傳可也。謂十圖九書出於朱蔡之
私定。非也。洛書九數之說。自漢已然。即莊子亦
云。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
洛之事。治成德備。其意亦以洪範出洛書而洛
書爲九數。至盧辯以洛書爲九數。尤有明文。此
豈朱蔡創說耶。洪範乃出禹之所自敘。不由洛書而來。
其演爲九疇。不過以數極於九。列子曰。九者。究也。數至九而窮。
雖有十數。算法不用滿十。則進而爲一十。即一也。而五位居中。故略取
數理。以垂大法於黑白奇偶方位名數。毫無所
取。今以爲洛書者。不過取其數之九而已。然惟
皇極居中五義。取宅中御外。頗爲有說。而一以
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

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
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在其爲陽與奇乎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
與偶乎又其爲陽奇之數二十五爲陰偶之數
二十通爲四十五雖合九疇綱數而其子目乃
五十五與洛書不合朱子乃又謂取之河圖本
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
人者不亦旣疎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
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
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

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
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
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於河圖陰
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紛紜繆葛展轉
支離不可通也是故奇偶方位洪範無是也而
徒指洛書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書之爲書直
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
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且
圖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
行在人爲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

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
人也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
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徵者推
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
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
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
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待圖
而明乎

自五行非陽五事非陰以下
至此一段皆取王氏禘說

如後世儒

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

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

此取歸氏有光

說要而論之。兩圖其來已久。原非後人妄造。但一爲天地生成圖。一爲太一下行九宮圖。而不必指爲河圖洛書。其以九爲洛書而實以九宮乃虛辯之誤。且兩圖皆出於易。非易出於兩圖。不當指爲伏羲畫卦原本。更不當牽入洪範範之理。與洛書全不相涉也。

初一日五行

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

次二曰敬用五事

敬五行志作羞師古曰羞進也五行志所引乃漢人所見之本

其時僞古文未出疑爲可從但鄭小雅小旻箋引此文亦作敬詳考其實蓋羞乃敬字之誤也胡氏

渭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會意籀作𡗗隸遂誤爲羞以形相似也此說甚是師古生于唐初已不識字乃沿誤而強解爲進進用五事成何義理耶晉書作庶用此又因羞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醲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王曰農食之本也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正義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按鄭以農爲醲醲厚也傳與之合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

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
農訓厚則是說文作𡿨从農囟聲徐曰當从囟
乃得聲隸省作農此字雖訓耕而濃爲露多引
詩零露濃濃禮爲衣厚貌引詩何彼襍矣又醴
爲酒厚增韻穠爲華木稠多貌諸字皆從農得
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同用則農訓厚可
知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曰叶合也
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師古曰

叶讀曰叶和也按叶叶協古
今字而鄭本無可考今仍之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正義曰協

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

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按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此漢人詁訓也
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極中也以爲民極
鄭注同又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箋文六
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謹罔極杜預解並同
朱子作皇極辨皇爲君極爲至極非中也按漢
書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
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作王鄭注云王君也
朱子訓皇爲君本之鄭氏謂皇爲大則下文惟
大作極大則受之皆不可解此其說是也而以

極爲非中必改古訓則誤矣蓋說文極棟也從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爲極義出於此是以廣韻亦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則先儒皆以爲中蓋中足以該至堯舜禹相授受皆以執中中庸曰時中曰用中米聞中之或有流弊而必待至極之義以補其闕也朱子惟恐後人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故謂人君必當卓然立至極之標準使環觀者於是取則不知中言執則確有可執極言建則確有可建原有一定不可移易者彼含糊苟

且不分善惡乃鄉愿之調停於過不及之間竊中之似而本非中也至謂仁必極天下之至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孝必極天下之至孝而天下之爲孝者無以尚乃可謂之皇極朱子以此剖析至極之義以爲異於大中而不知此正所謂大中也蓋中無定在但以至極卽爲中若謂不著邊際但固守中間便爲子莫之中矣

此卽所謂權也亦卽所謂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無定非中有定亦非中兩下打破卽得至極

朱子詮理極精但不必改訓極爲至中之所在卽爲至善如謂中猶有誤反足滋學者之惑

次六曰又用三德

又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又按此亦古今

字耳今仍孔傳本說見上文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按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

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按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釋文

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按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

六極

此解傳與之同應劭漢書注亦同而集解引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今以意增

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傳曰此已上禹
所第敘正義曰自初一日已下至六極禹所第
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
人爲五事故爲二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
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
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
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
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

下善惡必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

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

彪也

前八事俱得五福

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

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

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

舉卜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

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休失爲五咎

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

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

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

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

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

劉焯也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

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

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也咎徵

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

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

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

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
是禹加之也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
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也以爲敬用等
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
知孰是

按九疇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諸家說字數多
少互異皆臆見不足辨說見上文

又按諸疇各以一字盡一疇之義蔡傳曰五事
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
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

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
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
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
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
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王氏

樵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漢石經
久亡不知王氏何據宋世家亦無一二等字然史
記雖載古文說而刪潤甚多恐不足據也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史記傳曰皆

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

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

按即

乾鑿度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

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

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按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

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

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
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
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
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
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
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
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
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
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
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旣成就體性

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
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
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正
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爲次六府水火金木土穀
與洪範異者以相尅爲次就此正義推之月令
木火土金水又以相生爲次義各有取也

水曰潤下

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
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

音朱子語錄專以下爲去聲上爲上聲不知何據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按鴻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鄭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北宮于地為水水性澤以潤是為水不潤下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于天矣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歲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火曰炎上

釋文炎榮針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是其本性

按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則火不炎上

鄭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

為火不炎上其

變異皆屬沴也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

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

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

遠四佞而放諸堊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

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順序帥由舊

章敬重功勲殊別適庶如北則火得其性矣若

廼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

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官館

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又按南齊

書

書志引此云火南方楊光輝出炎熾為明者也
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為哲讓佞既
遠羣賢在位則為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
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間骨肉外疎忠臣
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失其性上災
宗廟下災府榭內燬本朝外燬闕觀雖與師眾
云云以下與漢志同隋志
引此亦多竄易今不取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按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服虔曰不得其時也

飲食不享

顏

古曰不行享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李奇

獻之禮也

曰姦謀增賦則木不曲直

鄭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

履畝之事也于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
放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木不曲直其它變

異皆屬診說曰木東方也于易地上之木為觀
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
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
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
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不得其性矣若廼田獵
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
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
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
木不曲直又按南齊書引此云木東方于人威
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
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
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云
云以下與漢志同隋志
引此亦多增改今不取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傳曰金可以
改更正義曰木可曲直金可改更言其可為人

用由此而觀水可灌溉火可炊爨亦可知也水
純陰故潤下趣陰火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
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

按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

金不從革

鄭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于地爲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

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金不從革其它變異皆屬沴也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理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也傳曰土可以種可以斂正義曰鄭元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按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

續漢志劉昭注于此節注亡鄭注亦亡說曰土中央生萬

物者也其于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勝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
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
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
災而草木百穀不
熟是爲稼穡不成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甘

釋文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
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
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
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冬云

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
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
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
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
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
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
故甘爲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列
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
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

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按傳正義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斥鹵木實也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由火燼辛不盡由鑠金即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渭曰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

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如此而已
此說甚是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與其味
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
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
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
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
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
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
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爲
五味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爲五行

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在五行之內

此鄭說見下文

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

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爲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爲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于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

始得

又按唐志曰五行見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氣德稟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今考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即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年二

十五年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

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爲土必矣

孟子智巧聖力之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按初一日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旣爲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爲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福極疑但爲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

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
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
此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釋文

貌本亦作類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
反下同按書傳會選曰陸氏於諸經及書前後視
字皆無音獨於此音常止反考韻書四旨六
至皆有此字注義皆同則上去二聲皆可讀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詩小雅

旻傳曰貌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

慮所行

按觀正察是非即下文曰明曰聰句中之意此

節但舉其目而已尚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聰睿行之於其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傳曰是則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

傳曰明必清審聰必微諦

思曰睿

鄭曰睿通于政事詩正義馬曰睿通也王曰睿

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

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又詩作艾

字通用哲釋文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下文

休徵哲釋文又云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正義曰

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鄭本作哲

則讀為哲按此字如作慙則從折與哲同字當讀

為之舌反或之列之設二反如作哲則從析當讀

為之世反音制今本既作哲而釋文兼列三音謬

也至正義讀為哲則當為制傳寫誤耳慙訓智與

睿之義混作哲始與明之義合今本乃魏晉間人

參取諸本而成雖從王肅者居多如此字之舍王

而從鄭亦未嘗專依王本也又按詩陳風東門之

揚明星哲哲傳云哲猶煌煌也小雅庭燎晰晰

傳云晰晰明也二處釋文並音之世反是也至易

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釋文云之古反王廙作
晰同音徐音之世反又作哲晰鄭作遺云讀如明星
哲哲陸作逝虞作析又作哲哲晰遺逝析同物皆之世
反而乃云之舌反又作哲又作哲哲晰遺逝析同物
尚書音同矣又按鄭詩小異箋引此作哲蓋注書
詩不同時故互異今以書注本為定晉書作哲因
漢志而誤隋書作
知聲轉而誤也

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
言從則臣職治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
則臣進謀也君思慮則臣賢智也疏小異馬曰從
作又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聰作謀上聰則下
進其謀也傳曰作肅心敬作又可以治作哲照
了作謀所謀必成當於事無不通謂之聖正義

曰恭在貌敬在心當緣恭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衆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爲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等所致若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矣又聖

大睿小若君睿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
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
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爲說
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於敬
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
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
伏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
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文孔
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
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

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按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乂視之不明是謂不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愆爲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

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
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
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
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
不能心明其事也今考此節之義孔傳以肅又
哲謀聖屬人君馮鄭以屬人臣其說異中庸曰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君之職在任人修身之
道在五事能以恭從明聰睿之事致肅又哲謀
聖之臣則其身之肅又哲謀聖不言可知矣此
鄭義足以包傳意也詩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

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詩人之意亦是言
當時人臣未嘗無肅又哲謀聖者王何不擇置
之於位而任之爲治鄭義本此然以鄭五行傳
注觀之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又哲謀聖爲君
事也蓋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
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
氣之麤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
而不雜乎氣者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
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
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

也肅又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
五事而但用之於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於恭
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
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能敬用五事乃爲精於
用五行者也

此段後半截參取陳大猷及會
選所載朱氏本朝胡氏渭說

又按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
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向歆眭孟等之言災異
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正義
以及蘇氏軾說也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吳
仁傑朱子蔡沈陳師凱王樵及胡氏渭說也貌

土言金視木聽水思火蘇氏轍說也伏生等說

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

京房謂之方伯卦

東震爲春爲

木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

火坤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

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爲

震言主說說字從言爲兌聽者耳有陷象爲坎

視者光之麗于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

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

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離曰坎月爲目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

又云坎爲耳

痛兌爲口舌注家以爲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

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思爲

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

以証伏生等說

蘇氏曰山川有草木猶人有容色威儀故觀爲木金之聲如人

之言故言爲金火外景如人之目水內景如人之耳土行于四時故思爲土說亦是吳仁

傑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杜撰無據胡氏渭

又推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

貌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與乂應則言

當屬火木爲煥煥應督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

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

象不可即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

不可即以日爲火况强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於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

北於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

王充論衡訂鬼篇云

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謡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舞童暴

巫又言毒篇云諺云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

于火火口同類也充俗儒不通經故有此妄說又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

水歆說是也蓋恒雨旣爲貌不恭之罰則大水自當爲聽不聰之罰不可即以雨爲水也至

蘇氏轍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

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

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

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
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而
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
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
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
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
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
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
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
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

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
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
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謬也若反其術不死爲
劇是鄭已駁去此說蘇氏輩不知也王氏樵云
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
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木藏曰肝而發竅
於目故肝病見於目水藏曰腎而發竅於耳故
腎衰則重聽金藏曰肺而發竅于口故肺病見
於聲耳目口道家謂之三要以其爲精氣神之
門戶也而其尤要者又有二焉心爲火藏用事

于中百體之君也而其官則思思得其正則火
不炎上於是土居中宮而木火金水皆稟其功
故丹道以土爲媒灼而謂脾主意者此也脾爲
土藏運化萬物爲餘藏之母於五事當屬貌佛
家言四大以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
歸地土也則貌屬土矣然此醫家言非洪範
意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爲一故洪範以水火
木金土爲次此生之序也素問以木火土金水
爲次此行之序也王氏此說是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王曰賓掌賓客之官也傳曰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司

寇主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
任必良士卒必練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以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
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
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
義鄭元王肅皆謂官職即如其說自可皆舉官
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
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
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
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

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按政賴官以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蓋錯舉以互見之鄭王說是也周禮六官曰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司空周制損益唐虞夏殷而成此八政禹之所演甘誓有六卿而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大略相同后稷天官司徒地官秩宗春官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此注后稷司馬即據夏制言之宗伯則借周制言之即夏之秩宗

司貨賄大行人皆周禮秋官之屬亦借周制言之不知夏時亦有此二官亦屬秋官否也然據此經夏明有司寇司空而鄭大傳注乃以司寇夏爲士司空夏爲共工者不知何以言之其注此經仍主司寇司空不言士與共工疑彼大傳注文爲未定之論不可據也但夏之六官亦本唐虞周禮正義以爲堯初天官爲稷即田正至試舜又改爲百揆舜又命禹爲之據此經及大傳鄭注則天官至夏時仍爲后稷矣

胡氏渭曰陳氏櫟云

八政在唐虞食貨令爲一而稷掌之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棄爲后稷

既播穀又懋遷則食貨皆其所掌無疑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而周禮冢宰之屬又有太府內府外府職幣典絲典泉等職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官如此其司貨賄之屬秋官則鄭又言秩宗舜時始置崔靈恩說同見通典

則夏之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其爲借

周制言之明矣鄭又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攝

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

說苑淮南子並同說詳堯典

後復分爲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爲司

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亦因夏則

夏時冬官爲司空可知矣舜命契爲司徒則夏

司徒亦因虞制可知矣舜命皋陶爲士而此作

司寇則是夏時改名可知矣禮記正義引鄭云
堯時祝融爲司馬蓋即夏官而說苑又云堯時
契爲司馬疑亦兼官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
不改伏生夏傳云司馬在前杜氏通典云禹元
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其殷之六卿則曲禮
正義云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是又
殷因夏者也傳正義以入政爲事有八非官有
八非是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
人事之所本也此說似亦以事有八非
指官言
非是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正義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按蘇氏軾林氏之奇黃氏度胡氏渭以歲爲歲星五星何以獨舉其一其說非是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

紀日月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
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
星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
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
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
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
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
叙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
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

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
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丑爲十
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
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
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
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
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
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冬日在房孟
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

以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按鄭以星爲五星蓋言辰則二十八宿在其中

矣鄭說是也

蔡傳以星兼經緯星轉覺錯雜不倫非是

五曰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正義曰歷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

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
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
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
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
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
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
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
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
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旣得氣
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也五者

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按協用五紀者上協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爲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日月相推交道表裏爲本永短昏明紀於日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爲本伏見遲疾紀於五星者也以去日遠近交道出入爲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逡所在紀於十二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爲本

西莊始存稿

卷十九

異

盈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於歷數者也以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爲本洪範所陳古歷之大綱也

西莊始存稿卷十九